



把一切獻給黨

吳運鐸著

工人出版社

把一切獻給黨

吳運鐸著

工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吳運鐸同志本來是一個煤礦工人，接受黨的教育，參加了革命部隊。爲了抗日戰爭的迫切需要，和同志們一起，刻苦鑽研，創造了許多種武器，並且從無到有，建立了數處軍火工廠。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險，突擊緊急任務，三次負傷，砸壞了左腿，炸斷四根手指，炸瞎了左眼，炸壞了右腳，全身傷口一百多處。他始終以頑強的意志和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來戰勝死亡的威脅。當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，他也緊張地學習，堅持寫作和科學實驗。書中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精神，是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爲共產主義戰士的真實記錄。本書在二版時，就個別字句作了些修改。第三版全部經過重寫，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左右。

書號：5178 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6 $\frac{1}{2}$

把 一 切 獻 給 黨

著 者	吳 運 鐸
插 圖 者	王式廓 李宗津 顧 羣 尚 滬生 羅 工 柳
出 版 者	工 人 出 版 社 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)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印 刷 者	瀋 陽 新 華 印 刷 廠 瀋陽鐵西區裕工街一號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

1—350,028〔累〕3,245,050

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三版——第十七次印刷

字數：121,000字

定價：7,500元

目 錄

童年·····	一
勞動的開端·····	二
在礦井裏·····	三
覺悟·····	四
我們的工廠·····	五
把一切獻給黨·····	六
轉移·····	七
反掃蕩·····	八
第二次負傷·····	九
新任務·····	一〇
製造槍榴彈·····	一七
拆定時炸彈·····	一八

我們的平射砲·····	一七
第三次負傷·····	一五
病室裏的生活·····	一四
真摯的友誼·····	一七
永遠前進·····	一〇

童 年

我是在礦山上長大的。

聽父親說，我們老家在湖北，沒有田地，窮得連瓦也沒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親從小四處流浪，做過店舖學徒，做過苦工，後來流落到江西萍鄉煤礦，當一名記帳的小職員，從此就在這裏安下了家。

萍鄉煤礦是當時中國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礦，礦工們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長滿茂密的樹木。山腰上，煙囪林立，日夜噴吐着黑色的煙雲，炭粉把青山綠樹都染黑了。連綿不斷的高山，包圍着這座礦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窰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裏，礦井是個很神秘的地方。我聽到過許多關於礦井的傳說：老年人們說那裏藏着寶物，誰能得到寶物，誰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說那裏暗無天日，有一天太陽照進了礦井，人們就不再受窮受苦。這使我非常好奇，我常常想：

「能進去看看嗎？」

可是，母親不斷地囑咐我：

「煤窰口小孩可不能進去啊，進去就出不來了！」

這許多事物，在我都是無法理解的。我像一隻初出窠窠食的小鳥，成天在礦山上跑來跑去，尋找着新奇的东西。我真想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一切都弄個明白。

離家門口不遠的大路旁，煤車一溜溜地從橫窰口運到洗煤廠。我喜歡學工叔叔們的樣子推煤車，弄得滿身大汗；有時趁工人叔叔不注意，鑽進了空煤車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

我羨慕刷洗煙囱工人們的勇敢，也想冒險嚐試一下，挽着煙囱上的鐵環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，弄得滿臉煤灰，掛破了衣服。回到家裏，惹得媽媽生氣，也惹得爸爸責備媽媽對我管教不嚴。

有一天，父親買了一隻鴨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說鴨子會浮水，不沉底，我心要試一試，趁着媽媽沒看見，我悄悄地解開繩子，抱起鴨子，一直跑到煤窰直井前，鑽過了欄杆，把鴨子丟進噴水池裏。

噴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裏都是發電廠排出的熱水。水流湧過粗大的鐵管，噴到半空，又倒洩下來，發出悶雷一樣的響聲，鴨子在池裏嚇得亂竄。父親把我拖回家去，照例打了一頓。我心裏覺得很委曲，難道看看鴨子浮水也錯了嗎？

第二天，父親下班回家，帶來一個新書包，一本新書，把我叫到跟前說：

「你在家佻皮總算佻够了，今年七歲啦，該上學了，明天上後山胡老先生那裏念書去！」
讀書，我也願意。哥哥們都上了小學，我一直很羨慕。可是父親偏不讓我跟哥哥們一起。
父親對我說：

「得找個厲害先生管管你！」

媽媽給我換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對蠟燭三支香，拜託鄰家的張大媽送我去後山上學。

胡老先生一看來了新學生，馬上換了一件長衫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首。牆上貼着一張大紅紙，寫着「天地君親師」。張大媽忙着點起蠟燭和香，吩咐我：

「快拜老師！快磕頭！」

「又不過年，幹嘛要磕頭呀？」

張大媽不回答，硬按着我磕了三個頭。

在這裏讀書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意思一點不明白，先生也從不解釋。你要問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過煤窰直井，聽見圍牆裏的嗡嗡聲，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。腦子裏時刻想：機

器是什麼樣子？它爲什麼這樣叫呢？……應該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揀了書包去上學，一出家門，就跑上後山，把書包掛在樹葉稠密的樹枝上。然後，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圍牆門口，趁警察不注意，溜了進去。

我隨着機器的響聲，輕手輕腳走進了打風房。那龐大的空氣壓縮機整齊地排列在廠房裏，巨大的飛輪飛快地旋轉着，直閃白光。我走近圍着機器的銅欄杆，兩眼盯着機器出神。

一個人一把抓住我：

「小傢伙，你來這裏幹什麼？」

我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是個司機工人。他那笑謎謎的樣子，叫我放心了。

「叔叔，你告訴我，推機器的人躲在哪裏？」

他用棉紗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頭問道：

「什麼推機器？」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說：

「你這小傻瓜，這哪裏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嗎？」

他看我那副失望的樣子，有些惋惜地說：

「不要緊，長大了你就會明白的。要人推還算什麼機器？機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麼

着，它就怎麼着。」

從這時候起，我覺得世界上最奧妙的東西就是機器了。它不吃飯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轟轟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奇怪的還是工人，他能讓機器聽他的話，還能造機器，這真了不起！做一個管機器的工人——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夢想。

從此，我更不喜歡坐在冰冷的書房裏，讀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的書本了。我恨不得天天和那些機器作伴。每天早晨，我照例把書包掛到樹枝上，開始了新的探險；晚上，帶着新奇的知識按時回家。機器佔據了我整個的心，甚至夜裏做夢也全是機器。我的秘密很快被母親發覺了，她又託張大媽送我到胡老先生那裏去。

「你這些天幹什麼去了？」先生問我。

「看機器去了。」

「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」

他一手死死擰着我的耳朵，掙也掙不脫，痛得我抱住了先生的大腿直轉圈子。

「看機器有什麼不好呢？偏要擰耳朵。」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我氣得連飯也吃不下。父親問：

「你的耳朵怎麼啦？」

「老師擰的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逃學！」媽媽在旁邊說。

「看機器去了，不是逃學。」我覺得媽媽不公平。

「咳！你逃學去看機器，擰耳朵不冤枉！」父親說。

這一夜，耳朵腫了，疼的要命，媽媽用涼手巾給我捂着。我側着身子睡，一聲也不叫。

第二天，父親領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「胡老師，我這孩子太佻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過，擰耳朵要兩隻都擰，擰完那個，

再擰這個。像這樣一個大一個小，多難看！」

「好吧，叫他明天別來就算了！」先生冷冰冰地扳着面孔，不教我了。

就這樣，我離開了私塾。學校半路也進不去。媽媽常爲這事發愁：

「你這樣下去，怎麼得了啊！」

「不要緊，媽媽。將來我要當工人，造機器，開機器！」

我跑遍了整個礦山。電車廠，煤車廠，發電廠，打風房，鍋爐房，升降機房，都是我經

常拜訪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車間裏混，常常連飯也顧不得回去吃。

父親的老同事毛師傅，是修理廠的老車工，我再三請求他帶我去玩。他說：

「你聽話不聽話？」

「帶我去吧，一定聽話！」

我們走進了修理廠。幾百部加工機械——車床，鉋床，鑽床，許多特別的工作母機，都整齊地排列着。頭頂上的起重機，拉着沉重的機件來回走動。這裏修理全礦山的機器，也製造機器。這裏的機器也和我以前看見過的完全不同，以前看見過的打風機、發電機，我都不太了解它們爲什麼要那樣旋轉。而這裏的鉋床、鑽床，我却能够看見它們工作的結果。成塊的鋼料卡在床子上，機器一動，一剝一層皮，就變成了光亮的機件。在鍛造間裏，起重機從爐裏拖出通紅的鋼鐵，餵進了蒸汽錘裏，汽錘猛烈地打擊大鐵塊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奪目，比煙火還美。在工人手裏，不管怎樣堅硬的鋼鐵都變得非常馴服。什麼時候我也能像他們一樣，站在車床旁邊幹活呢？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長大，做個工人！

在那一邊，工人們拿着鋼的工具刀，在旋轉的砂輪上一碰，便噴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很快就鋒利無比。我想起前幾天爲了造一枝玩具槍，把廚房裏的菜刀砍壞了，惹得媽媽天天埋怨。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來磨快，讓媽媽喜歡喜歡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裏，進了車間。趁人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輪上碰，不

料火花一閃，菜刀脫了手，幾乎砍在腳上，右手震得發木，瞪着眼直發楞。

毛師傅發覺了，馬上走過來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責備我說：

「你再亂動手，就不許你來了，這是好玩的嗎？」

他看見我那傷心的樣子，又和氣地摸着我的頭說：

「孩子，你還小哩……」

我非常尊敬毛師傅。心想：像毛師傅那樣的人，都是些特別的人，機器不敢不聽他們的
話。什麼時候我才能學到他們那樣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叔叔們混熟了，他們送我一些小錘、小鑿子、小銼刀，我很愛這些禮物，因為我
知道，他們送我這些東西，就是要我把自己也鍛鍊成像他們一樣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進了煤礦小學一年級，每天同哥哥們去上學，念「大狗叫小狗跳」。但是心裏
老記掛着機器，也常常繞到後街鐵匠舖門口去看打鐵。

這學校是教會辦的。每天早晨的第一課，是趴在禮堂裏做禱告。許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
後院的單磚牆拆了個大洞，禱告開始了，一個個偷偷地從洞裏鑽出去；等上課鐘響了，再爬
進來。我也跟他們一起爬出爬進。日子一長，訓育主任楊鬍子發覺了，他在袖管裏藏着竹
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給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們又開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結束後，成績單送到家裏。哥哥們都升了級，我的功課不好，留級一年。

父親給哥哥們買了些彩色畫片作獎勵。還當着哥哥們的面對我說：

「你打算留級留到鬍子白嗎？」

哥哥們也故意拿着彩色畫片，在我面前擺來擺去。他們一走過來，我就閉上眼睛。可是心裏很難過，我決心洗刷這種羞恥。

這年冬天，我整天在家裏複習功課。雖然還是想念車間，我終於約束住了自己，伏在書桌上，用心讀書。

第二年，我升級了，考試分數超過了二哥。到二年級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親逢人就誇獎我們有出息。

但是我並沒忘記要做一個工人。我在工廠外面的渣子堆裏拾來一些碎鐵片、洋釘和鐵絲，又找到一個罐頭盒子。我把樹枝切斷，卡在罐頭盒口上，兩頭釘上小洋釘，在小樹枝中間紮一根長繩，做成了一隻打水的吊桶。

我跑到一個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欄杆上，把小桶投進水裏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撲，想趁勢打上水來，誰知兩腳騰空，一頭栽進池裏去了。我剛張口叫喊，一股水灌進了肚子，一喘氣，鼻子裏又吸進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裏直灌，急得我在水裏亂抓亂滾。幸

虧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了上來，他照我頭上打了兩巴掌，說是有冤魂附體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，一手頂着我的肚子，一手把我的頭往下按，控出了許多黃水。他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親照例又打了我一頓。

我想：挨淹是因爲不會浮水，爲什麼不學浮水呢？

夏天，鍋爐房後山的貯水池裏常有小孩子洗澡。看見別人玩的那麼歡，我很羨慕。想起上次被淹了一次，又有些發慌；可是要學浮水就得下水。心裏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楞楞地站在那裏。

「下來吧！」小仇兩手在水裏扒了一下，向我招呼。

「我不會。」

「那怕什麼！我教你。」

他兩脚撲通撲通打着水面，激起一團團水花。我的勁頭被勾起來了，連忙脫了衣服，下到水裏，小仇在池邊托着我練習划水動作。我使勁地打水，一高興忘記了危險，脚一滑，落進了深水地方。我兩手使勁一划，一下子划出了水面，剛一冒頭，又沉下去了。小仇臉也嚇白了，急忙爬上岸，拿一根粗樹幹，推到池裏，我一冒頭，抓住了樹幹，小仇趁勢把我拉上岸來。從這以後，我天天到池子裏去，終於學會了浮水。

勞動的開端

安源煤礦工人的鬥爭，在中國革命歷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。三十多年前，中國共產黨就在這裏領導了工人運動。

黨首先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，教育工人羣衆，發展黨的組織。接着成立了工人俱樂部，進一步把工人組織起來。後來又辦了四個職工子弟學校，職工子弟不用花錢，就可以進學校裏念書。一九二五年，我十歲，在東區職工子弟學校念四年級，並且參加了礦上的兒童團，擔任宣傳員。

工人俱樂部是工人自己出錢蓋的一座三層大樓，背後靠山，前面是大廣場。禮堂正面懸着「全世界無產者，聯合起來！」的大標語，兩邊還掛着斗大的紅綵球。每天下課以後，我們打着洋鼓洋號，到廣場上吹打。有時也在俱樂部看戲、聽講演。俱樂部裏成天到晚不斷人，它是組織礦工鬥爭的司令部，也是礦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

這年九月，官僚資本家和軍閥派兵封閉了工人俱樂部，逮捕了工人領袖黃靜源。工人們趕來搶救，反動派用排槍向工人射擊，有兩個工人當場犧牲了。黃靜源被敵人捆綁着，憤怒

地質問反動軍官：

「我犯了什麼罪？」

反動軍官答不上來，只反問一句：

「你還敢打倒帝國主義嗎？」

「打倒帝國主義！」

敵人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，逼他供出黨組織的活動，又問他誰是共產黨員。黃靜源冷笑着回答：

「閉起眼睛一個沒有，睜開眼睛到處都是！你們能殺死我一個，殺不完全中國人民！」敵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廣場上，把黃靜源殺害了。他臨死前還高呼：

「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」

當天晚上，礦工們冒着生命危險，從敵人手裏奪回烈士的遺體，連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。還在他就義的地方埋下一根樹樁，作為標記。並且在長沙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，在礦上也按照舊風俗燒紙屋紀念他。

不久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。一九二六年夏天，北伐軍從廣東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後，安源煤礦總工會公開出現了，八方井煤窰口紮起了高大的牌樓，牌樓上寫着「也有今